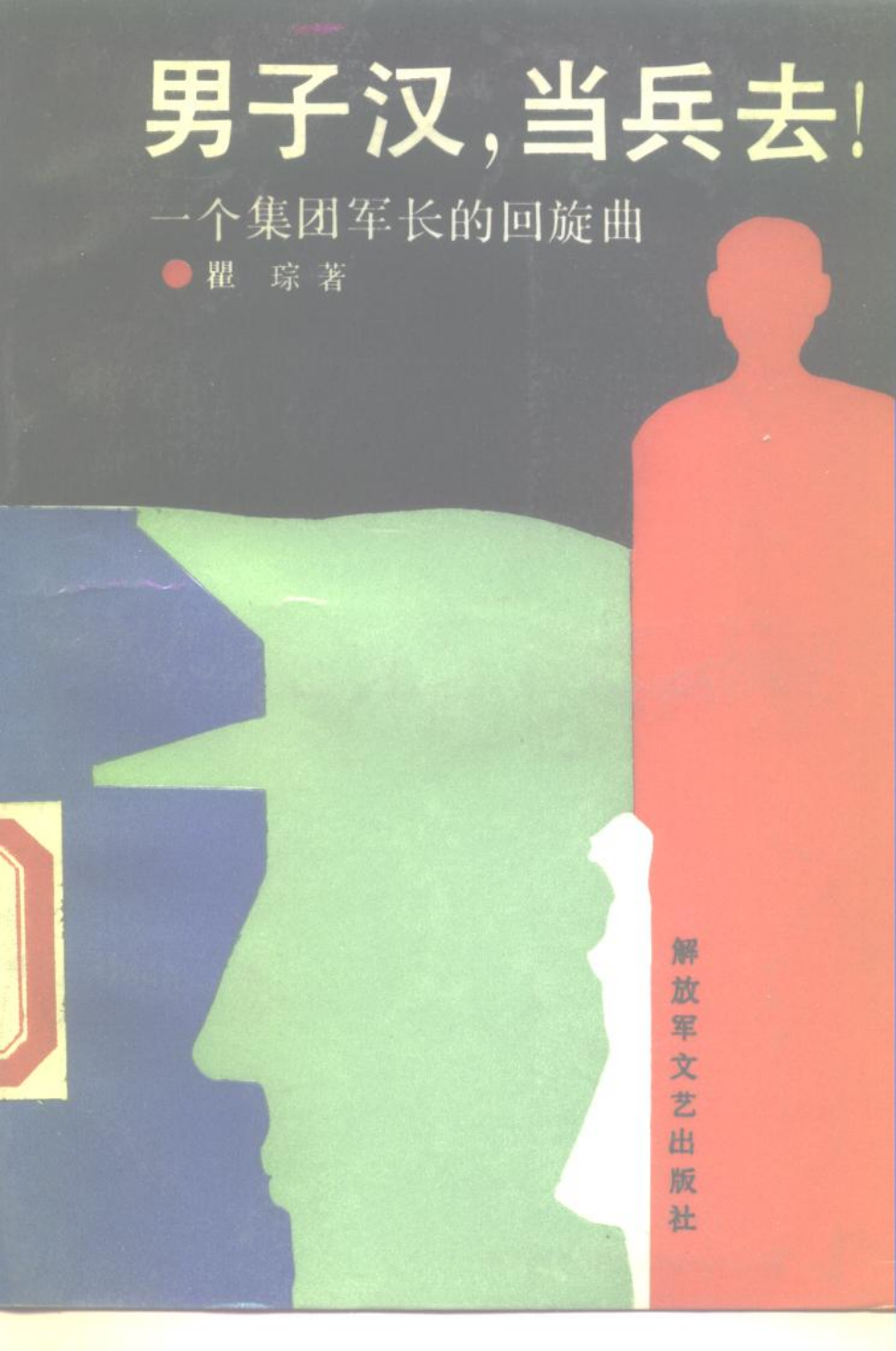


男子汉,当兵去!

一个集团军长的回旋曲

● 瞿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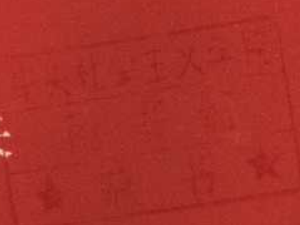
76161

男子汉， 当兵去！

瞿 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个集团军长
的回旋曲



男子汉，当兵去！
——一个集团军长的回旋曲
翟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市水利局机关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875·字数146,000

1990年4月第1版·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500

ISBN 7-5033-0107-4/I·95

定价：3.10元(膜)

—

小时候，许晓斌与街坊的伢们下军棋，晓得在棋盘上“军长”是蛮大的一个子儿。除了被炸死就要依例翻“军旗”的总司令以外，它是最具有实际战斗力以及威慑力的。端底了得！

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竟被任命当真正的军长。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集团军的——军长。

2007-11-16

二

一盘军棋。参谋长的屁股上挨了一板。肥人。东部非洲。桑切斯中士。“阉过的公猪”。飞蝗般大小的毒蜂——比恰拉。与死神竞走。大沙漠。阿辽沙锻炼性格。东湖里打“鼓酒”……卡巴裆里的小鸡鸡。操直拳打去……仰面倒下，一大摊黑肉。脱得溜光的黑人姑娘。芭芭拉。相见在“安琪儿”酒吧。

那一天，营前的桃枝爆出了一串串新花，复瓣的，大朵大朵，有嫣红色的，也有粉白色的，煞是赏心悦目。

许晓斌趴在晒衣场槟榔石板的小桌上，与坦克团的一帮战士下军棋。三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十分惬意。

对方是“0194”号车的驾驶员周家振。小个子，精瘦。大伙儿说他是“乌龟有肉都在肚子里”。胳膊上、腿上的疙瘩肉，一骨嘟、一骨嘟地藏掩在军衣里，不显、不露。拨弄起有棱有角的驾驶杆来，全不当一回事儿，随心所欲。他是全团有名的轻型坦克“驾驶能手”。自卫还击作战，直捣L市。许晓斌乘坐的，就是这辆“0194”号坦克。但是下起棋来，周家振却有些名声不好，爱搞小动作。

这会儿，他与同车的枪炮手袁群光，打了个类如足球似的“二过一”，趁一股子乱劲儿，声东击西，顺手牵羊，不动声色地拿走了对方右路的一粒棋子儿。

“哎，我的……”稍顷，许晓斌感到有些调兵遣将不灵。

“碰了！”周家振若无其事地从这一侧大举进攻。

“不对！”许晓斌似乎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周家振唱着《追捕》中的“啦呀啦……”避开了TNT，得意洋洋地乘胜前进，又抢占了腹地的一个“行营”。

袁群光漫不经心地摸了摸鼻尖。

许晓斌的一个“旅”，还没来得及转移，就告覆灭了。

噢！

许晓斌不由直起腰来，寻找着自己的那一颗曾经极为关键的子儿。没了，就象“巴比伦号”海轮，倏地在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消失了！

“怎么啦？”担任公证人的副连长明知故问。

几个观战的小战士相视而笑。平时同师参谋长下棋、打球、耍戏儿，随便惯了的。

“我丢了一个子儿。”许晓斌说。

“不会吧！”周家振惯于以攻为守，“参谋长，您输了可别赖！”

“封棋，验子儿。”师参谋长向公证人提出了要求。

“行。验就验！”

“哎！”袁群光低下头去，“参谋长，您那脚旁好象有一颗棋子儿。”

许晓斌躬身下去，没错儿！正是自己的那一颗不知去向

的“军长”！

四围的战士“哄”地一声笑嚷了起来。还没等许晓斌直起腰，突然不知谁“啪”地一声在他撅起的屁股上使劲地打了一板。那一条补了后补巴的军裤，一圈一圈的，正好打在左边约摸是八环与九环之间的位置上。

许晓斌正在乐着，全身放松，猝不及防。一个趔趄，撞在了檯榔石桌的立角上。脑门心金花一闪，一阵晕眩。差点没整个儿朝前栽了下去。

随即，他感到了剧痛。

他猛地转过身来。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迎着他的，是一张油光光、肥腻腻的大脸……只差一点，他就挥拳打了过去。

讨厌！

作为一个军人，许晓斌的身材称得上匀称、结实。对于肥胖和臃肿，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反感和厌恶。也许政治家、石油大亨、超级学者以及屠夫、厨师、相扑选手，可以比常人胖上一倍、两倍或者更多。但是，一个军人却不应该这样，哪怕他是上将、元帅。

肥胖，常同迟钝、缓慢和平庸连在一起。有时又是懒惰、贪馋的同义词。或许只是多次偶然带来的偏见……在许晓斌的每一个命运的路口，几乎都有一个“肥人”横亘在其间，给他带来厄运。

他当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

他常常冷静地、富有幽默感地回顾他走过的人生……最近的、最后的一次是在哪里？

十多年前。东部非洲的一个军营里。

剑麻。丁香。椰子树。远远地可以望见被称为“非洲之父”的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雪顶，它象一顶银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来自中国的军事教官许晓斌少校费力地摇着电话单机。

一遍。一遍。又一遍。

宛如一块块石头扔进了坦噶尼喀湖，悄无声地，听不到一点儿反响。

八成儿是总机房的士兵，耐不住夏日黄昏的酷热，上酒吧喝廉价的冰镇格瓦斯去了。

松散的军纪就象撒哈拉的一团团沙砾。谁也莫奈它何。

许晓斌摇了摇头。放下单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实在太热了。他是江城武汉的人。有一个杜撰的故事，说的是某人在阳间做了太多的坏事。死后阎王爷大怒，朱笔一挥，判定打入十八层地狱。

何种处罚？

“下油锅！”

此君听罢，哈哈一笑。一点惧怕的神色也没有。阎王爷大惊，问其缘由。他自小生活在“火炉”之中久经烧烤，何惧油烹！再一问，这家伙原来是武汉的！

然而即使是许晓斌，也耐不住这非洲内陆的酷热。屋子里没有空调设备。苏丹王朝的英军顾问留下的一台破旧的座扇，就象一个患有帕金森氏症的老人，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发出令人心叶儿震颤的嗡叫声。

扇过来的风，也是热的……粗糙的人造革沙发坐垫，如同火盆一般。

许晓斌必须找到桑切斯中士。向他布置明天的训练课

目。

从心底来说，他讨厌这个桑切斯！

团队的黑人士兵私下里，都管桑切斯叫“屁各”（Pig，英语：“猪”），更有难听的：“阉过的公猪”。

就象那一台破烂的座扇一样，桑切斯也是苏丹王朝时期的老军士。鬼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参加了一日的“起义”，得以在军队里一直留用至今。

桑切斯的确蠢肥如猪。啤酒桶似的身板，要特制的腰带才能围上，一脸的横肉油光光的。

桑切斯极爱骂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猪猡，你这黑鬼！”

据说他是个混血儿，引以为自豪的是有八分之一的白人血统。尽管看上去，他比他的黑人同胞还要黑得多。

许晓斌调到团队，桑切斯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按照军训大纲，有一个课目是一百公里的负重徒步行军。

桑切斯要求取消。

“为什么？”许晓斌屏住呼吸，忍着从桑切斯热汗淋漓的、毛茸茸的腋下发出的一阵阵冲鼻的狐臭。这个军士和上级初次见面，就大不恭敬地赤裸着上身。

桑切斯说，因为“徒步行军”是不开化民族的、原始的训练方法，是落后的、“红军式的教条”。

“那么，请问军士先生的意见呢？”许晓斌不动声色地说。

他的意见是，向司令部要求调来汽车，“机械化开进”越过图图戈壁。

“不。”许晓斌明确地回答，“这个课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现代军人的坚韧精神和耐久能力……”

桑切斯竟然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许晓斌发火了。他不能容忍这个英国军事教官一手培养起来的肥胖的军士明目张胆的挑衅和蔑视。他吼了一声：

“立正！”

桑切斯没想到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也是会发怒的，他极不情愿地收拢了脚跟。

“向后转！”许晓斌用英语厉声命令道，“回去穿上你的军上衣，然后跑步到值班室领受训练指令！”

“Yes！”这家伙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

“记住，我只给你三分钟！”许晓斌又说，“否则我以军事教官的资格，呈报国防总监关你三天的禁闭！”

“Yes！”桑切斯换了一个人似的，毕恭毕敬。

许晓斌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当他接到军区的命令被派遣到东部非洲来担任军事教官时，曾感到十二分地乐意。非洲！使他想起了手鼓，想起了桑巴舞，想起了学生时代在中山公园遇到的黑人留学生……头发卷曲的、厚嘴唇的、开朗的、淳朴的、皮肤象黑漆一样闪亮的、牙齿象珠贝一样洁白的黑人兄弟啊！

他却没有想到非洲也会有象桑切斯这样粗俗无礼的军士！

欧洲的殖民者如同绿头苍蝇似地飞走了，留下一粒粒令人憎厌的蝇屎。

值得欣慰的是，毕竟自己闯过了头一“关”。没有在这个肥胖的军士面前退下阵来。他笑了。

然而，他笑得过早了。

在头一天的徒步行军中，桑切斯驯从得象一条听话的牧羊犬。在队列里前后奔走，传达及落实指令。尽管许晓斌不能容忍他对黑人士兵的体罚以及那一声又一声的辱骂：

“猪猡，快跟上！”

“你这黑鬼，呸！”

.....

在戈壁滩上的一眼甜井边，搭起了宿营的帐篷，那一夜，月亮又大，又圆。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许晓斌在睡袋里甜甜地睡了一觉。

凌晨，当他拉开睡袋直起身来的时候，眼前不知是什么飞虫掠过，有三五只。许晓斌下意识地挥手赶去……倏地，象利刃一般扎在许晓斌的眼角下。接着又是一下。许晓斌抓住了一只，把它捏成了肉泥。

是野蜂！

这是非洲腹地的一种飞蝗般大小的毒蜂。被它螫了，了得！

奇怪的是，这种被叫做“比恰拉”的蜂子并不在图图戈壁一带活动，却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有近十只飞进了中国教官的帐篷里。

许晓斌的脸，顿时就象充了气的足球似地肿胀了起来！

几乎就在同时，肥胖的桑切斯撩开了帐篷的门帘，煞有介事地惊喊道：

“天哪，‘比恰拉’！快来人呀，快，你们这些猪猡！”

两个黑人士兵拉吉和琼布，搀着许晓斌在东非的骄阳

下，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戈壁滩蒸腾起一股股令人窒息的热气。硕大的、带刺的绿色仙人掌，在许晓斌被扭曲了的眼眶里朦胧一片。

桑切斯呢？他带领着团队其它的士兵，早已趁着凉爽的地气，在晨光中去了。

“放心吧，我会到图图基地派直升机来接你的。哈……”他怪声怪气地说。望着中国教官的变了形的脸，他竟然毫无顾忌地笑出了声。

拉吉把许晓斌背了起来。

中国教官几乎已经昏过去了。他全身滚烫，甚至透过厚厚的迷彩服都能感觉得到。如果不把他尽快送到医院，他会送命的。

于是，拉吉在干涸的石滩上费力地跑了起来。只要跑到一号公路的岔口处就好了，那里经常有来往于首都的便车。

接着，琼布又把他接了过来。两个黑人士兵轮换背着中国的军事教官。在被晒得象烧红了的铁板似的滩地上，与死神比赛谁比谁跑得更快！

许晓斌昏昏沉沉。他感到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浪，身体就象一只被砍掉了桅帆的小船。在炙人的浪里，颠簸着、翻腾着……这是在什么地方？上小学的时候，在通往东湖游泳场的笔直的柏油大道上。苏联的电影。阿辽沙锻炼性格。用打火机烧烤掌心。看谁能坚持？五秒钟、十秒钟……皮肉焦糊的臭味。不，那是在八月火辣辣的烈日下，柏油路面被晒得出油……比赛打光脚踩上去，烫得想跳。不，记不得哪一本书里写的，将猴子放在烧红了的石面上，让它不停地跳啊跳！就要吃它掌心里的那一疙瘩肉，烤得香喷喷……从这一个十

字路口，踩在融化了的、黑腻腻的柏油里走到另一个十字路口，最少也有五百公尺。小伙伴们脚底，都被燎出了一串串亮晶晶的水泡……

在哪里？街坊的伢们：双庆、小茗、猴子、长庚，还有双庆的妹妹元钰。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带女伢，不要带女伢，他偏要带。他的爸爸死了，姆妈在搬运站当工人，哪里有工夫管小伢……

都在东湖里打“鼓洒”哩！“咚”、“咚”、“咚”……水花儿溅起来，惬意极了！

不、不。不是在东湖，是在大江，浑黄、浑黄的江水。八月里，正发大水哩！一色儿赤条条地站在江堤的石墩上，往江里跳：扑通！扑通！

突然，那是哪个在喊？是双庆的妹妹元钰。尖着嗓子，象失了火一样：

“警察来啰！”

江水象开了锅似的。有一出汉剧叫《张羽煮海》的，许晓斌看过。好热哟，江水滚烫的，烫得人喘不过气来……热啊、热啊！

是警察。水上派出所的。大胖子，肥得象动物园的河马。他叫朱镖。他不喊不叫，阴坏。踱着方步儿走到堤边，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伢们脱下来的小裤衩，一条、一条地拎在手里。一小捧。然后转身就走。

伢们急了！

一个接着一个从江里爬上岸，用巴掌捂住卡巴档的“小鸡鸡”，追着朱镖跑去。堤下就是马路。经常可以看到，一长溜光屁股的小男伢，跟着警察跑。这里面，就有许晓斌和

他的街坊们！

光脚丫踩在晒了一个下午的水泥地上，好烫好烫！

一大排站在水上派出所外面的空地上。一个一个象落在如来佛手心的孙猴子似的，不住嘴地求饶：

“朱爷爷，我们再也不下水了！”

“把裤子还给我们吧，朱爷爷！”

朱鏢这家伙，不过才三十几岁，居然心安理得地让人喊“爷爷”。足足让小伙们在毒太阳下烤了二十多分钟，这才从屋里托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茶盅壶出来：

“写检讨！”

于是，一人一张日历牌的纸。留下姓名、住址，以及“再也不由（游）水了”，“保证改过”之类的文字。

午后四点多钟的阳光，就象火舌一样。一舔就是一层烤焦了的黑皮……从里向外地热。就象小时候路边的烤红苕，如果一掰开就会呼哧、呼哧地直冒热气。

朱鏢笑了。肥脸上直流油……不。不是黄白豆腐色的，是黑黑的、黑得象煤焦油似的，是桑切斯！

是他！是他得意地在笑……热啊！热啊！热啊！

天哪，再也忍受不了啦！

幸亏，琼布在一号公路上拦住了一辆“道格拉斯”吉普。

两个金发碧眼的白人，一看许晓斌的这副模样，二话没说就把他抬上了车，一直驶到了首都的医院。这是两个英国专家，是来帮助扩建民用飞机场的。

许晓斌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隐隐约约地听见什么人在说英文：

“应该把这个中士，送上军事法庭。用鞭子抽他！”

“没错。野蜂一定是他放进帐篷的。可怜的中国年轻人……”

那两个白人在与拉吉和琼布交谈。他们是殖民主义者么？他们在说谁呢？说的是桑切斯么？不。是你们在喊着什么。抓到是死的，放了就活了。穿上了小裤衩，一个、一个拍着手板叫着、骂着：

穷警察，
没得法；
一个月，
三十八。
讨老婆，
麻又瞎；
一屋里，
七个仔……

朱镖发了疯似地撒腿来追。你们一窝蜂地散了。只有许晓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朱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他。不由分说地上来就是一耳巴子……

一个星期以后，具有超人康复力的许晓斌从医院回到了军营。

“哈罗！”桑切斯嘻皮笑脸地同他打着招呼。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肥脸上的两咕唧肉，由于放荡的夜生活而耷拉了下来。许晓斌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真想穿风贯耳揍过去。他克制

了好一会儿，到底忍了下去。

原订黄昏时分，下午七时桑切斯要到值班室来接受中国教官的训令。

已经七时三十六分了，还不见桑切斯那摇晃着向前移动的矮墙似的身影。

再摇电话铃。总机房的人员仍擅离职守无人受话。

许晓斌象其它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一样，从衣架上取下混纺华达呢的夏季军装，顾不得脖子、背脊、手臂上淋漓的汗水珠子，把它套上了身。

这是一座集中营一般的军队营房。一个连队住一幢大房。尽头有一间带盥洗室的小屋，军士长就住在那里。

拉吉和另一个黑人士兵正坐在床沿翻看着一本花花绿绿的色情画报。看见中国教官走了过来，慌忙把书塞在军毯里站起。

许晓斌装作什么也没有瞧见。问他们可知道桑切斯中士在什么地方？

拉吉把左眼一闭，做了个鬼脸。又朝小屋怪模怪样地努了努嘴。俩人抑制不住大笑了起来。

许晓斌上前敲了敲门。

一点回声也没有。

许晓斌又轻轻地推了推。门是从里面插上的，严丝合缝。

转过脸去，两个黑人士兵比划着示意：再敲，屋里有人！

许晓斌重重地敲了几下。

“滚开！”屋里传出了沙哑的、凶神恶煞似的吼声。跟

着是一句用当地土语说的极粗俗下流的骂“娘”的话。

许晓斌没有答话，他矜持地抬起右手，用中指的关节再敲。

倏地，门象是被弹簧反弹似地大开了。一只踏拉着硬底皮靴的脚，蛮横无理的向许晓斌踢来。

许晓斌躲避不及。闪了闪身，一脚正好踢在他的屁股上。

几乎是同时，许晓斌操直拳打去。软呼呼地，正好击在囊袋似的肚皮上。

“哎哟”一声，只兜了一个护裆的桑切斯中士仰面倒下。一大摊黑肉。

接着，回声似地从屋里传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许晓斌循声望去，顶墙的一张狭窄的单人行军床上，还有一个脱得溜光的黑人姑娘。此刻，不知所措地并拢双腿，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一副狼狈不堪的神态。

她叫芭芭拉，是军营附近的一个酒吧的吧女。

在许晓斌接任之前的一个中国军事教官，四川人，姓丁，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缘故，被提前“送”回了国。

他和她在酒吧后面的“汽车旅馆”鬼混，让人撞见了。向中国大使馆的武官作了第一手的“目击”报告。于是，无论丁教官再如何申辩都无济于事。

丁教官是结过婚的。而“结过婚的人，同一个女人关在房里，只要有五分钟，就知道该干什么！”这是大使馆武官处的一个办事人员的结论。

后来丁教官对人说，是桑切斯约他去的，而向大使馆报告的也是这个桑切斯。“装神、扮鬼，都是他！”